

浪花劇藝叢書

未走之前

江流

雨果書屋刊行

浪花劇藝叢書之一

未走之前

(三幕劇)

江 流

浪花劇藝叢書之一

未走之前

◇每冊定價實價七角◇

民國廿九年九月

初版

著 者 江 流

編 輯 者 星光文藝研究社

出 版 者 雨果書屋

總 經 銷 處 藝文書店

◇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◇

預告

本出版社，不日即將出版浪花劇藝叢書之二之獨幕劇單行本，計四幕。題材現實，係有名之新劇作者編著，望讀者注意！

青年月刊啓事

美商青年月刊，自出版以來，多受各界讀者愛護，不勝感荷。近因鑑於銷路日廣，故特煩請李百強教授，按期撰寫經濟時事論文。多載譯作，又開藝叢一欄，專刊文藝作品；及長篇連載江流之四幕劇「等待着春天」等。

歡迎各界定閱！

歡迎批評！

歡迎投稿！

人物表

王壽增——年四十餘，身肥矮。曾做過某機關的一位科長；戰事爆發後，來滬經營米業。

王紫岑——壽增之叔，年已六十，有鬚；頗狡猾，性嗜賭。

王光祖——壽增之子，肄業於某大學；年少英俊，有大志。

王金瑪琍——壽增之妾，貌雖美而不壯嚴，性愛奢侈；好像除了逛遊娛樂場所以外，別的事與她無關似的。且善於挑撥離間，具有一套媚人工夫。

金梅子——瑪琍之妹，一個天真，純潔，美麗的姑娘；年約十八九歲，在某中學肄業，晚上課暇，與同學辦着街童小學。

劉楨祥——業煤商人，壽增之友；年約四十左右，身肥，面色紅潤。

李——壽增之女僕，年約三十。

——年約三十。

第一幕

人物

王壽增，王紫岑，王光祖，王金瑪琍，劉楨祥，金梅子，李媽，店夥一人。

時間

一九四〇年二月中旬的一個下午。

地點

上海。

佈景

王壽增家的客廳，中牆正中有一個大窗，可以看見藍的天，高的房子。左牆有一頭雙扇門通外，右牆一單扇門通內。靠中牆之右，設一具有欄杆的西式樓梯，通樓。台中略偏右處設沙發小桌等物，以便客坐。小桌上有花瓶，插鮮花一束；香烟盤子上有香煙，配上一副烟灰碟，與自來火架子。偏左處斜置一隻寫字檯，一隻轉椅，檯上一個電話機。左牆與中牆相接之隅，設一衣架。牆上略掛風景畫的鏡框一二，窗簾甚為富麗堂皇，拉開着。

幕啓

王壽增坐在烏字籬旁看信，紫岑坐在沙發上，抽烟不語；舞台上靜寂着，過了三四秒鐘以後。

壽（看完了信）噫……（搖一搖頭）看起來……這件事情一輩子也不會有好辦法！——我從來也沒有碰到過。

岑（把本來靠在沙發上的身體，豎了起來）怎麼？好好地看了信倒嘆起氣來了！這封信是誰寄來的？值得那麼難過？

壽是光祖寄來的。（把信向寫字檯上一攤，兩手支着檯面）。

岑光祖？唉，壽增，你養了這種兒子總算前世沒有修好，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，一個兒子寫信給他爸爸生氣的。

壽（不語，兩眼瞪住信紙，結果又）唉……

岑這次光祖又使你生氣嗎？

壽這次嗎？——倒並不是的。

岑並不是？我看，這個孩子近來愈過愈倔強了；只要使他一點兒不稱心，馬上就寫信來罵。——譬如，上次你叫他暫時不要添那件冬大衣，他就罵你，還說白來水管也還得用稻草包一包囉，什麼什麼囉，弄得我一點也不明白。

壽叔父，那些過去的不必談了。（一半自語地）我覺得這件事總是有好辦法。

岑光祖的信上，究竟怎麼說呢？

壽（立起，走近紫岑，也在沙發上坐下來）叔父，你把信拿去看吧。

岑（從口袋裏掏出眼鏡，看了一回之後）原來又是這件事！（仰首凝望着天花板，似有所思）喂喂。（又把眼鏡裝回口袋裏去）

壽叔父，你有什麼主張嗎？

岑這件事，那個時候，是我一手包辦的，怎麼會沒有主張呢？

壽就請叔父講給我聽聽吧，也可叫我放心大胆。

岑據我的意思，嗯，只有兩個辦法。第一個辦法：只要想法子阻止光祖的媽到上海來就行；第二個辦法：即使她一定要來，那也不妨，只要你不睬她就是了。事情簡單得很不過……

岑沒有什麼「不過」的！

壽不過，假使她到地方法院去告我的重婚罪，那怎麼辦呢？

岑我正喜歡你問到這一點，嗯……關於以重婚罪到地方法院去告，我想絕對不要緊，到那個時候，我自然有辦法。

壽什麼辦法呢？

岑嘻嘻（虛偽地笑了）壽增，這兩天我的心緒不寧，我們慢慢談吧。

壽叔父，有什麼不舒意的心事呢？

岑壽增，你先猜猜看，我今天到這兒來，本來的意思是幹什麼的？

壽 大概……又是經濟拮据吧？

岑 嘩嘩嘩——這一猜，可就對了！

壽 我就有這一套估量人的工夫。

岑 唯其有這一套估量人的工夫，才能做官，才能做大生意賺大錢，發財，壽增，你說對不對？嘩嘩嘩！

壽 噫……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就用這種估量屬僚的眼光，拉攏他們，再稍爲玩一點兒手段，這一批人，就給我利用了。

岑 很好，那末，這次你自身發生了問題，怎麼就解決不了呢？那才怪吶，哈哈哈哈哈！

壽 噫……不；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所辦的都是官事，而現在却是家庭裏的私事了；不知怎麼的，我對於私事，噫，總有點糊塗。

岑 索性等我這個小問題解決了之後，再來談你的吧。

壽 好好，你說好了。

岑 壽增，在今天早上，想來想去，想了大半天，結果還是各方面都無法告貸；我想還是到自家兒人這兒來比較好說話，不得已才跑到這兒來。

壽 你是我的叔父，並且我跟瑪琍結婚也是你一手代辦；不然，我那有這種快樂？——我希望叔父能常常來，要是不來，反而要生疏起來的。

岑 壽增，實在是因爲昨天晚上太不得手，你知道怎麼的？我下大，嚇，牠開了一個小；我下小，他媽的，偏又來了一個大。這樣一來，弄得我狼狽之至。今天我的意思，嚇嚇，壽增，數目並不大，（伸出五個指頭，停一停）不過五百塊就夠了。

壽 啊，五百塊，那真是一件小事情，喂，叔父，不過我那個問題，一定要你老人家費心，辦辦妥當。

岑 那自然，那自然……

（電話鈴突然響了）

壽 （接電話）誰呀？……啊，老劉，……唔唔，有什麼事嗎？……好好，我不出去，……喂喂，有空有空，……你過一回來嗎？好好，專等專等……噲噲，好，再見，再見。（掛去聽筒）

岑 誰打來的電話？

壽 劉一楨——祥。

岑 哦，劉老闆，他有什麼消息嗎？

壽 他說有一點事情跟我談談。

岑 怕就要來啦吧？

壽 或許。

岑 我想早一點回去，壽增，你先把五百塊錢，交給我。假使今天晚上我能夠翻本，明天馬上還你的本錢；要是輸了，那也沒有辦法，是我的晦氣，囉；也是你的運氣不好。

壽 叔父，區區五百塊錢，何足掛齒呢？既然叔父有急用，現在先拿一百塊起；其餘的四百塊，等今天晚上瑪琍回來再拿好不好？

岑 隨便，隨便。

壽 我想，這你也知道，我的身邊沒有錢，所有的錢，都在瑪琍的身上。（從皮篋里掏出一百元紙幣）

岑 這我知道，這我知道。（接過了錢，立起身朝門外走）明天見。

壽 噫，叔父，請你慢一點，關於我那個問題，你還沒有說出個具體辦法來啊。

岑 什麼問題？

壽 唉……叔父，不必跟我開玩笑了，就是光祖的媽那件事。

岑 唉，我真老糊塗，一看見借到本，就想快點兒去撈牠回來。

壽 叔父，你說，什麼手續，什麼辦法。

岑 （又重新坐了下來）關於這件事，在你當然只怕到地方法院去告你的重婚罪囉。

壽 當然。

岑 我想要是以重婚為理由的話，也無從告起！

壽 這怎麼，怎麼說呢？

岑 我自然也有理由反駁她囉。（從煙盒里抽出一支香煙）

壽 （劃根自來火給紫岑點上）請你說是什麼理由。

岑 只怕劉老闆就要來了吧？他來了就不便多談。

壽 估計起來，劉老闆還不會來得那麼快，他一定先要到「小房子」去彎一彎，你儘管說好了。

岑 我問你，你怕光祖的媽什麼？

壽 她以重婚罪威脅。

岑 那末，我再問你，你跟瑪琍結婚幾年？

壽 叔父，你又開玩笑笑了，我結婚的時候，全是你主持的，怎麼叔父問這個呢？

岑 自然有用處，你算算看，有幾年了。

壽 民國二十六年，正當我做科長的時候，到今年已經頭尾有四年了。

岑 噲，那就好了，結婚既然有了整整三個年頭，問你，光祖的媽為什麼在結婚的時候不反對，到現在反而來舊案重翻，這是什麼存心？當然明明是無賴！

壽 我看不見得會佔上峯。

岑 唉，這要隨機應變，只要說光祖的媽准你娶姨太太的。

壽 關於這幾點，我也曾經跟光祖談過，可是光祖說，這是一個無智的鄉下婦女被我蒙蔽到現在，被我用一種暴力壓制着的緣故，沒有機會爆發吧了。

岑 難道光祖事後不會告訴她嗎？既然光祖告訴她，就應該馬上反對，而到現在才提出訟訴，可見以前是她允許的，而今日想發洋財了！

壽 光祖不是說一直沒有機會爆發嗎？

岑 那末現在是什麼機會給她等到了呢？

壽 光祖說，自從我們家鄉受人蹂躪了之後，各項物價也已經上漲，家裏開支不夠，說我不應該不寄錢回去。

岑 那末你每月寄十塊錢回去好了。

壽 可是我自己的錢還不夠用吶，再說，我也沒有空跑到郵政局去。

岑 叫光祖時常寫信去說明苦處好了。

壽 光祖那會相信我沒有餘錢呢？

岑 光祖這個孩子，念書念到大學也快畢業了，還是一點也不懂人情，他非但不幫父親的忙，同時還在暗底里唆使他的媽作對。——像這種大學生，將來又有什麼用呢？

壽 那個時候，我給他念大學的用意，也就是想他能夠幫我的忙，不然，我何必化那末許多本錢呢？可是，現在却出了我的意料之外，反而弄得「捉虎容易縱虎難」了，索性

叫他這學期畢業了，給他滾蛋啦就算了。

岑 壽增，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。

壽 什麼？

岑 光祖對瑪琍是什麼稱呼的？

壽 光祖對瑪琍稱「嬌嬌」。

岑 嗨，對了，道理就在這兒！你懂嗎？

壽 怎麼？我不懂。

岑 照理，光祖應該稱瑪琍稱「姨娘」，而他現在叫「嬌嬌」，這是我預先佈下的圈套，早已定下這條計策，我料到光祖的媽往後一定要無賴，所以你和瑪琍一結婚之後，我就對光祖說，叫瑪琍叫嬌嬌，不准叫姨娘！

壽 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岑 我的意思是要你一子祧兩房，瑪琍算是我是媳婦，你算是我的承繼子。這樣一來，光祖的媽也沒有法子以重婚罪起訴了。所以這件事情，無論光祖怎麼樣幫他的媽，也一點不必担心的。

壽 要是光祖的媽竟到上海來，便無理的大鬧一場，使得人家都知道了瑪琍是我的姨太太，那怎麼辦呢？

岑 這是絕對沒有關係的，討小老婆是有錢人家都風行的，你瞧，那一個闊人沒有小老婆，「小房子」？你的朋友們知道啦，非但對你的名譽，事業沒有妨礙，並且還會說你闊氣吶。

壽 這一點道理我也知道，嗯……我以前做科長的時候，我們的局長也有兩個姨太太；可是，瑪琍却與衆不同，我的瑪琍念過書，不比平常那種姨太太大都從堂子里舞場里娶來的——那個時候，我們瞞着瑪琍說沒有前妻，沒有子女，才肯跟我結婚，要是給瑪琍知道了光祖是我的兒子，並且前妻還在鄉下，那鬧起來，事情可不小呀！

岑 雖然，在未結婚以前，我們騙她前妻已經死啦多年，也沒有留下子女，可是結果她總有一天要知道起來的。——況且，現在木已成舟，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壽 話雖這樣講，鬧起來總不是好玩兒的。

岑 照這樣說來，問題倒完全在於瑪琍念過書了。——不過，法子總是有。

壽 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呢？

岑 第一，假使瑪琍跟你的結合，說摩登話是爲了愛情，那瑪琍也容易解決；第二，只要跟光祖商量商量，叫光祖到他媽的面前解勸解勸。

壽 可是光祖是個倔強得不講理性的沒出息的兒子哩！

岑 無論什麼事，都依順光祖一點得啦。

壽 嚥嚥……（點頭）

（門外汽車喇叭聲；房門開，李媽進）

李 老爺，劉老闆來了。

壽 請他進來。

李 是。（從雙扇門下）

岑 壽增，既然劉老闆來了，那末我先走吧；其餘的事，下次再談。——喂，另外還有四

百塊，我晚上來拿吧。（擬下）

壽 請別那們着急，等回兒還有得談的，請你先到樓上去坐一歇吧。

岑 （點頭）……（上樓）

（劉楨祥進）

劉 （拱一拱手）壽增兄，恭喜恭喜。

壽 （笑）小弟有什麼喜好恭呢？劉老兄可真說笑話了。

劉 自然有喜囉，待回兒就知道。

（李媽奉茶上，卽下）

壽 劉老兄，請坐談吧。

劉 （坐沙發上，抽烟，呷茶）。

壽 多天不見你的面了，顯然又見得面色紅潤，身體發肥，這次一定又發了財吧？

劉 託老兄的福，不過幾十萬塊也不算多呀！

壽 不到一年工夫，竟賺到幾十萬，實在使我敬佩老兄的經營有方。

劉 近來雖然賺到一筆款子，可是氣給受飽了。

壽 真是笑話，你要受人的氣嗎？

劉 怎麼不呢？——我去年堆存在堆棧里的煤，眼兒得煤價要往上漲……

壽 一定漲，一定漲。

劉 爲了這，所以我一直沒有給提出來……

壽 要等機會。

劉 的確，年關一過，馬上飛漲，幾乎要跑出兩百塊一噸的大關。

壽 機會到啦。

劉 並不，我知道漲風未衰，他媽的，那家堆棧跟我搗蛋，說，一定要叫我們提出存貨……

壽 我在報上也看見啓事廣告。

劉 對了，來了通知單還不夠，還在報上登了通告，說再不提去，棧單便要取消，他媽的

，簡直是跟我胡鬧嗎。

壽 你應該想法子呀！